



宏德學
術文叢

段玉裁年譜長編

王華寶 著

江蘇人民出版社

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揚州學派文獻整理與研究（14JZD035）”中期成果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

段玉裁年譜長編

王華寶 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段玉裁年譜長編/王華寶著.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11

ISBN 978-7-214-19692-7

I. ①段… II. ①王… III. ①段玉裁(1735—1815)年譜 IV. ①K82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255863 號

書 名 段玉裁年譜長編

著 者 王華寶

責 任 編 輯 唐愛萍

出 版 發 行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蘇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號 A 樓,郵編:210009

出版社網址 <http://www.jspph.com>

經 銷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蘇鳳凰製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蘇鳳凰新華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張 30 插頁 6

字 數 62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標 準 書 號 ISBN 978-7-214-19692-7

定 價 80.00 圓



(江蘇人民出版社圖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段玉裁像

鄧文原謂東坡中年用宣城
 法葛豐雞毛筆故字稍加肥
 晚歲自僊州回挾天海風濤之
 氣作字如古槎怪石鬼貌扶木
 奇鬼搏人書家不可及已同里
 朱文誠上舍抱負才負奇氣
 而不為時用以其磊砢奮動之
 積一寓於書於魏晉以來法作
 者無所不窺而尤浸淫於宋之
 南宮東坡以盡其寢法臨天
 馬賦見知於歸愚魯樹兩尚書



段玉裁手跡

說	字
文	注
解	

詩經小學	道光乙酉年春鐫
抱經堂藏板	

古文尚	書撰異
-----	-----

卯	均
書	禱
音	

經韻樓藏板

學堂九年九月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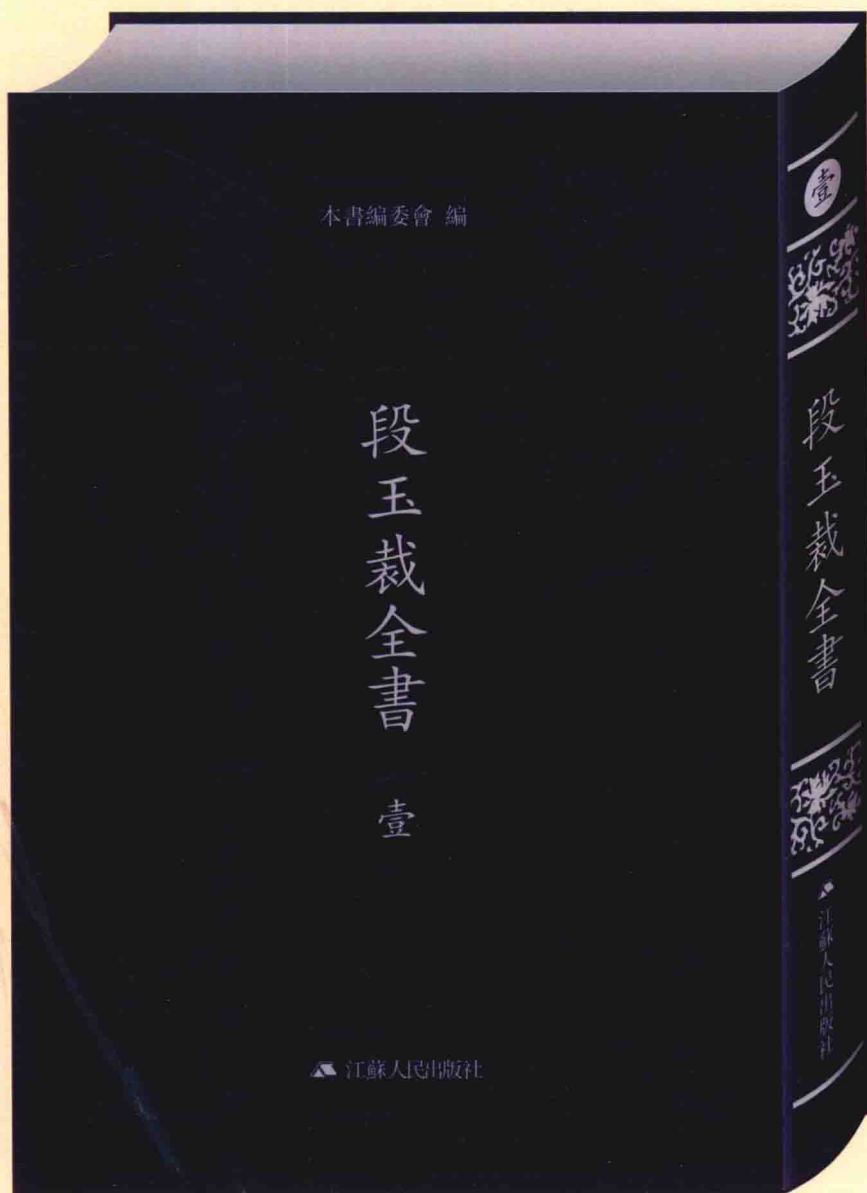
● ● ●

辛巳年修
出字號

[illegible]

二世 唐民 三世 宗承 四世 七一 七二 七三 從藏 五世 文榮
文榮子三德 三德子德興 德興子德康 德康子德康
 文虎 子子德 子子德

《段氏家乘》書影



《段玉裁全書》



段玉裁誕辰280周年暨段學、清學國際研討會開幕式

段玉裁诞辰280周年纪念暨段学、清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5.8.15 中国·南京





與會代表瞻仰段玉裁墓

王華寶教授《段玉裁年譜長編》序

魯國堯

按照中國傳統目錄學的體系，年譜是“史部”下的一種體裁。

年譜，是人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相結合，在時間推移中的逐項記錄的清單。人，具自然屬性的人，年齒逐年增長，生老病死，每年每月每日每時都會有生理或病理的變化，那屬於生物學或醫學層面，如體檢報告是身體的各項生理指標的記錄，病歷乃軀體病變的記錄。人，更是社會的動物，人與人構成社會，社會哺育人，成就人，也制約人，困厄人。以人的自然屬性為標杆，按時間順序逐項記錄人處於社會的言與行，以及言與行所體現的思想，它們的歷程，它們的後果，等等，這就形成“年譜”的著作形式，可以說，年譜是處於社會中的個體人的編年史。

據年譜專家的研究，在中國，年譜這種著作形式起源於宋代，至今已有約千年的歷史，各色年譜其總數當達一萬之多。隨著時代的前進，文化的發展，年譜愈來愈發達，品種愈來愈紛繁，成品愈來愈豐富。

史無前例的“文革”結束，撥亂反正，中國近三十多年進入一個相對承平的時期，年譜的撰作與出版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強勁發展的態勢。

年譜這種體裁本身也經歷了由短到長，由簡單到繁複，由“年譜”到“年譜長編”的衍變過程。年譜的“生”與“長”，是社會文化的行為。試看民國以前的年譜，大多數篇幅不長，以敘述譜主的行實為主，例如錢大昕手編自題的《竹汀居士年譜》（其曾孫錢慶曾續編十二年，並作校注）較短，段玉裁的《戴東原先生年譜》就稍詳細些，其中有些“紀事”比較長，如乾隆三十九年關於《水經注》的一條。今人撰作的年譜篇幅就長多了，如來新夏的《林則徐年譜新編》、湯志鈞的《章太炎年譜長編》，洋洋數十萬言，甚至有逾百萬者。

值得注意的是這“年譜長編”，此名雖然早已有之，但是近年“年譜長編”似呈“泉湧”之勢，例如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推出了《晚清人物年譜長編系列》，後勒口臚列盛宣懷、張之洞、鄭觀應、張元濟、林則徐、崇厚、袁世凱等七人的年譜長編之名。其他出版社也出版了若干“年譜長編”，一律是既大且厚，而且裝幀豪華。這也從側面反映了近年中國出版業的繁榮。我曾登某 985 綜合大學的圖書館網站，該館即收藏有六十多種《×××年譜長編》。

我認為，“年譜長編”，不應成為“長年譜”，恕我妄言，個別的《×××年譜長編》即近乎“長年譜”。作為“年譜”類書籍的一個下位類別，“年譜長編”不僅有數量的優勢，即紀事多，篇幅長，而且更應該具高品質，方當之而無愧。

我認為，王華寶教授的《段玉裁年譜長編》是一本具有顯著特色的高品質的年譜長編。

如今，評論一個課題、一篇文章，一本專著的高下，往往首先考慮的是選題。華寶教授的這本年譜長編就是一個高難度的選題。我以為決定年譜品質的要素很多，劉知幾《史通》所說的才、學、識於年譜的編撰都大有關係，這是就撰作者一方面而言。但另有一個因素不能不予以重視，即譜主這方面。譜主的經歷，一生的行事、交遊、著述，等等，如果很豐富，對於著作者來說，英雄有用武之地矣；否則，巧婦難為少米之炊。人類，即以進入文明史以來而言，生生不息，累計當有幾百億之眾，但是能夠作為“譜主”的，即能作為年譜編寫對象的，多乎哉？不多也。在中國，充其量，幾千年來大概萬人而已。需要有所樹立（不論正面的或負面的），或者說是有相當重要事蹟的人，才有可能為之作年譜（包括“自撰年譜”）。而海量的芸芸眾生則“不夠資格”，即使抱怨、反對，無奈社會約定俗成如此。王侯將相、達官大賈，可在年譜中記述的行、言，特別豐富，非常人所能比擬。就中生涯起伏跌宕者比一帆風順者更能吸引激發年譜作者的撰作欲望，傳奇式的人物如林則徐、孫中山尤其如此，他們的年譜必然紀事多而篇幅長。多產的詩文作家其年譜亦然，因為可將其詩文系入各年各月之下，如此篇幅焉得不長？蘇東坡、黃山谷即如是。而學者的年譜難以長，書生的經歷既不豐富，亦缺乏具吸引力有刺激性的亮點。我在此處插一段，敘述我親身經歷的一件事。一九八八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長、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來南京參加金陵大學百年慶典，呂先生時年八十四歲，我謁見求教時建議他寫回憶錄，因為其時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白塵先生出版了好幾本回憶錄，如《寂寞的童年》《少年行》《雲夢斷憶》《牛棚日記》，都送給我這個年輕教師，我拜讀後，十分感興趣，所以對呂先生提出這個建議。記得當時呂先生立即回答我：“他的經歷多豐富！我們是書生。”斬釘截鐵的回答！此後三十年，我讀過若干年譜、傳記，我悟到，不僅政官、軍官的年譜好編，即學官、作家的年譜也好編，只要經歷豐富，可記者即多，看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近年推出的七本年譜長編，袁世凱、盛宣懷、崇厚等五人都是一代名宦，即鄭觀應、張元濟，也是實業家兼著作甚豐的思想家、學者。依我之見，純學者的年譜最難編，因為書生窮窮兀兀，“歲寒知我者，唯有讀書燈”，^①可記述者能有幾多？

猶有進者，學者也有區別。如章學誠，這位史學理論家，他經常著文，議論學壇，詆斥人物，豐富的“語錄”可摘編、系進其年譜中。相反，做具體研究的，即“形而下”的問題研究的，其成品幾年方成一件，最多寫個“某年，某某書成”。

華寶這本大著的對象即譜主段玉裁基本上是位從事“形而下”研究的純學者。段玉裁只在中年時做過幾任知縣，其中兩任是“署”（現代語言叫作“代理”）。他會試不中，不再追求舉業。做縣官時，心仍在學問上，小樓子夜，“一燈熒然”，著書立說。中年時即退出官場，此後一直從事學術研究與活動直至老死。我讀《經韻樓集》卷八《八十自序》，為其感染，心情頗為壓抑，段玉裁撰此短文時，已是垂暮之年（次年即辭世）。且聽他的哀辭：“回首平生，學業何在也？政績何在也？……余之八十年不付諸逝水中乎？”段玉裁做的學問

^① 清末文廷式《知過軒隨錄》所輯《永樂大典》卷 6385 的詩句，見史廣超《〈永樂大典〉輯佚述稿》，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376 頁。

與章學誠的縱橫議論很不相同，此乃眾所周知。學術研究縱有艱難曲折，豈能與官場的跌宕起伏比擬？這些都注定了華寶的《段玉裁年譜長編》不能以“紀事”豐贍高於其他同類著作。

華寶教授別具眼光。他撰寫這部著作，立意高遠，超越簡略紀事型的年譜，將譜主段玉裁置於他的特定的時代、特定的學術背景之下，而展開“記事”“記言”“記思”了。目的不在記錄一人一生的言行，而在於通過展現段玉裁一生的行實以覘一個時代及其學術的歷史，這是我十分贊成的。只載行事，讀者猶如看一本流水賬。讀者也需要的，或者說，更需要的，研讀古代學者的年譜，是要瞭解他的時代及其學術的方方面面。

在此不妨拈出源於《孟子》的成語“知人論世”，我以為這對理解華寶教授的《段玉裁年譜長編》很有作用。鄙見，“知人”必進而“論世”，“論世”則為了“知人”。具體到華寶這本煌煌六十餘萬言的大書，“知”段玉裁其人其事，進而“論”乾嘉之世、乾嘉學術；“論”乾嘉之世、乾嘉學術則是為了“知”段玉裁。

段玉裁八十一年生涯，有六十四年是在乾隆帝統治的時期度過的，最後十六年則處於嘉慶時期。^①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百多年，是中國歷史上的所謂“盛世”之一，乾隆是位有爭議的君主，功過參半，其晚年不如其前期，嘉慶則又遜於乾隆。華寶教授的《段玉裁年譜長編》逐年系事，首先列“國家大事”，乾隆的詔諭（主要是關於意識形態方面的），使人瞭解當時的文化生態、學術環境。其後的“紀事”則顯示乾嘉學術的背景，重大的學術活動，學者的交遊、往返書信，等等。再次列譜主的行、言。

我以為，年譜往往簡短，而“年譜長編”既然名曰“長編”，就應該利用其“長”以“論世”，以扎實的文獻資料展現時代背景、譜主活動的生態環境，否則有愧於“長編”之名，而流為“長年譜”。這本《段玉裁年譜長編》甚合我心，我認為這是此書的又一大特色。

段玉裁恩師戴震被公認為皖派祖師，以“求是”為宗，吳派則以“求古”為主。王鳴盛主張“捨古無是”（《西莊始存稿》卷二四《古經解鈎沉序》），錢大昕則認為“以古為師，師其是而已矣”（《潛研堂文集》卷二四《臧玉琳〈經義雜識〉序》），可見當時學術主張的“百家爭鳴”。段玉裁乃皖學鉅子，在校勘理念上以“求是”為宗，主張通小學以明經學，訓詁當先有義理觀念在，並主張理校，定“底本之是非”，進而究“立說之是非”。以前論著對段玉裁與王鳴盛的交往記載不多。華寶教授據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清段濬源纂修《段氏家乘》卷首所載，乾隆六十年時年七十有四的王鳴盛所撰《段氏重修家乘序》稱“乙卯之春，若膺以族譜示予請序”，並說：“始予與段君若膺遊，嘆其古音訓詁之學，直追漢人，既乃知其得于庭訓者深也。前三年若膺自金壇喬居蘇州，予乃拜識封翁莘得先生，年八十餘矣，而神明不衰，熟精《周官經》、《左氏傳》，孝友文章皆可師法，家聲日大，固其所也。”此序表明段玉裁與王鳴盛等吳派學人多有交遊，相知頗篤。自乾隆五十七年起，段玉裁寓居蘇州，受益於

① 啟功《啟功口述歷史》，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8頁：“乾隆六十一年時，乾隆果然對外宣佈遜政給嘉慶，朝野就改稱嘉慶元年，但在宮中仍然繼續用乾隆年號紀年。”第20頁：“乾隆六十四年，乾隆死去。”

當地藏書之富，獲睹大量珍本秘笈，與當地學人交遊，相互啟發，可知段玉裁這位個性十分鮮明的學者，儘管重學術理念，而待人則無門戶之見，一視同仁，心胸不為不寬。

年譜以提供翔實的材料為主，貴實事求是，必須遵循史學方法；材料需經考據辨證，重視文獻調查方法；然歷史的“碎片”，尤待“識”以判斷、整合，以接近歷史的真相。華實主張宜以貫通的視角來審視乾嘉時期學術發展的脈絡、走向及主流之所在。漢學、宋學有對立，也有融合，思想主流仍是理學，戴震在四庫館受到責難，就是典型事件。考據學似不分漢、宋，段玉裁本人對朱子學、對戴震《孟子字義疏證》中所表現出的理學觀念都是贊許的，到晚年仍非常重視老師尹會一所贈《朱子小學》。華實的這本《段玉裁年譜長編》超越前此的兩種年譜即劉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譜》和羅繼祖《段懋堂先生年譜》之處尚在於，他利用了新發現的《段氏家乘》及其他資料，輯錄了《經韻樓集》與《補編》未收之書信、序跋、傳記等大量材料，此皆大有助於考察譜主一生行實以至乾嘉時代之學術。此《段玉裁年譜長編》將段學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有功於學術多矣，這是讀者應該注意的亮點。

我與華實之交誼甚久。他是徐復先生、錢玄先生、吳金華先生諸名家的入室弟子，年輕時即以讀書勤勉、善思著稱。跨世紀之際，我在南大講授音韻學課，聽眾除本校碩博士生外，校外渴於學習者匪渺，所以移在晚上授課。華實其時任古籍出版社副編審，白晝編務繁忙，但他犧牲晚間休息與娛樂時間，無論寒暑風雨，皆奔來南大聽課，整個學期從未缺一次課，其刻苦如斯，能不令我歎贊？近十載，時相遇從，論學較頻。華實經始段玉裁著作的整理與匯編之事，他邀我撰寫《六書音均表》敘錄，並採納鄙見，《段玉裁全書》同時收錄《詩經小學》三十卷本和四卷本。二〇一四年春，《段玉裁年譜長編》初稿四十萬字成，華實攜稿光臨寒舍討論並徵序於我，交談甚久，我十分欽佩他的見識、功力，對學術的拳拳之忱。二〇一五年八月，《段玉裁全書》隆重推出，華實大有功焉，然原定同時出版之《段玉裁年譜長編》因故推遲。今茲又獲睹華實所示《長編》增補稿，已達六十餘萬字，可見他鍥而不舍的進取精神，可欽可敬。我與華實多年交往論學，欣見其耽於古學不疲，成果累累，新作《段玉裁年譜長編》即將付梓，書此序為華實賀。

尚贊言幾句。

我實應感謝華實。華實邀我為《段玉裁全書》之《六書音均表》寫敘錄，我當時婉言辭謝，因業師周祖謨先生為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的《六書音均表》寫過“前言”，非常全面，且校勘數十條。業師王力先生《清代古音學》一書對段玉裁評價極高：“清代古韻之學到段玉裁已經登峰造極，……段玉裁在古韻學上，應該功居第一。”二師文章彪炳日月，愚陋如我豈敢贊一辭？但是華實一再要求，我只得勉為其難。雖然從大學本科三年級我接觸《六書音均表》始，五十多年來拜讀多次，實未悟道。此次埋首研思，乃從語言學思想史視閭考察《六書音均表》的三十八“說”，尋繹其脈絡，剗發其義理，拙文尊段玉裁為中國語言學思想家，此為中國語言學的嚆矢，拙文為中外語言學界一直罔顧的“中國語言學思想史”這一支學科填補了空白。

若非華實，我豈能撰作《〈六書音均表〉敘錄》，于中提出如許“思想”？

華寶繼而要求我為他的《段玉裁年譜長編》作序，再次推辭未果。只得到圖書館研讀或瀏覽了幾十部《年譜》，拜讀了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的《年譜及其做法》和來新夏《中國的年譜和家譜》，在研讀與寫作過程中忽然湧出“靈感”“火花”：人有“年譜”，書何嘗無“年譜”？人之生、老、病、死的編年紀事謂之“年譜”，書之孕、生、長、榮的編年紀事則可命名為“書譜”。《〈六書音均表〉》撰作過程歷時九年，堪稱千錘百煉，僅得五萬二千三百二十五字。為更好地瞭解一代大師的不朽名著的醞釀、撰寫、刻印、接受的過程，我發憤著成《〈六書音均表〉書譜》，得八千字。觀此“書譜”可瞭解、體味先賢用心之專、歷時之長、治學之勤、思想之邃、體系之密、文字之吝。此《〈六書音均表〉書譜》當為中國學術史上的第一部書譜。

若非華寶，世間焉得有第一部“書譜”的“創作”？

《〈六書音均表〉敘錄》成文後，我意猶未已，仍殫精竭慮，繼續暢發己見，撰作《新知：語言學思想家段玉裁及〈六書音均表〉書譜》（發表於《漢語學報》2015年第4期），文末云：“現鄭重提出一個觀點：以全球史觀考察《六書音均表》與《論語言的起源》（按，J. G. 赫爾德著，獲普魯士皇家科學院獎，出版於1772年）兩部名著誕生的十八世紀，中國語言學在理論思維、思想建設，形成體系等方面處於世界的前列。”

若非華寶，焉能發此“振大漢之天聲”的“創見”？

孰謂作序“為人”？實亦“為己”也。

二〇一六年五月修改於金陵南秀村

《段玉裁年譜長編》序

李建國

今年八月十五、十六日，“段玉裁誕辰 280 周年紀念暨段學、清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南京鳳凰台飯店召開，同時舉行了《段玉裁全書》首發式。這次會議，原本是二〇一〇年六月于金壇“段玉裁與清代學術國際研討會”上議定的，擬由中國文字學會、音韻學會和訓詁學研究會聯合舉辦，範圍廣一些，檔次高一些，自然影響力也更大一些。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時移世易，因了種種不能逆料的原故，“此情可待成追憶”，會議最終還是只由中國訓詁學研究會與南京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主辦，江蘇宏德文化出版基金會承辦，江蘇省語言學會、江蘇人民出版社和東南大學古文獻學研究所協辦。這或許就是冥冥中所謂的“緣份”吧。說起緣份，自一九八五年金壇“紀念段玉裁誕生 250 周年學術討論會”以來，中國訓詁學研究會與段學研究結緣已整整三十年了。三十年間，昔往今來，人事代謝，我是能有幸親與三次會議的少數學者之一，所以對於本次會議的成功舉行，委實感到由衷的高興和欣慰。

會議甫一結束，就收到《段玉裁全書》常務副主編、東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王華寶先生的電函，誠邀為其大著《段玉裁年譜長編》作序。記得此事是去秋滬上訓詁學會理事會開會時說過的，華寶的大著原擬與《段玉裁全書》同時配套推出。孰料此後《全書》的編輯出版事宜、會議的籌措協調以及教學研究工作已令他窮於應對，加之封閉式命題更強占了他整段寶貴時間，致使著書計畫未能如願以償，作序的事便也無從說起。現在《段玉裁年譜長編》初稿已就，舊話重提，於情於理我都不能推卸了。

清代學術，大抵由顧炎武開其端，以復古為旗幟，上追漢唐，實事求是，故稱“漢學”，又稱“樸學”。顧氏著《音學五書》，由文字、聲音以求訓詁，為樸學研究提供了公器，清代學術由是而步入康莊大道。延至乾嘉時期，國力臻于鼎盛，政治、經濟、文化空前繁榮，史稱“乾嘉盛世”。是時學術研究風氣濃鬱，學者雲集，流派紛呈，著述如林，尤以經學研究為一時之選，主要有以蘇州惠棟為首之吳派和以徽州戴震為首之皖派。吳派治經追步漢儒，質樸無華，博學而守成；皖派為學主倡創新，唯道是求，專門而深入。故皖派於學術推進，貢獻實多於吳派，而戴震則為乾嘉學術之執牛耳者。戴氏師承江永，後自立門戶，入其門為弟子者甚眾，而以金壇段玉裁、高郵王念孫最負盛名。段玉裁師從戴氏，登堂入室，循師法以著述，充實光大，與王念孫一道將傳統語言文字學推向專門，世稱“段王之學”。王氏以聲音治訓詁，觸類旁通，不限形體，“假《廣雅》以證其所得”；段氏則由古音治小學，復以小學證經義，終本經義注《說文》，假《說文注》而述其所得。此段氏所以大異於同代的專事辨章